



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·文獻叢刊

皮錫瑞全集

11

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·文獻叢刊

中華書局

吳仰湘 編

皮錫瑞全集

11

癸卯（光緒二十九年，一九〇三年）

元旦（公元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九日）

大雪。甸侯來，云不過關外十月天氣，其寒可想。皖撫事未告乃翁，恐其着急，幸尚未稟到也。孟萊至，云蔡將隨俞往山右，廣西已考三府，將回省考，其餘亂不能試，奈何？年終冷清，爆竹聲亦寥寥，想見物力之艱，非徒洄陰之甚。去年進款八百餘金，所餘無幾，將各處摺不用，庶省費，亦省力。

初二（三十日）

欲出拜年，冰雪甚大，湘中數年無此寒。甸侯來，云只可當十月關外天氣，北地苦寒，洵不誣矣。

初三（三十一日）

破日，不出。撫、藩皆親到。觀號簿，將及二百名，從來所未有者，豈即以予爲潤人乎？

初四（二月一日）

出拜年。到府正街，聞周吟樵丈夫人初二仙逝。蔭生捐官，人多不然之，果有丁艱之事，幸

未挈眷耳。高等學堂又使羅壽生管賬，想亦人則所薦。是日只到三汪、彭、楊、謝各處，其餘各憲、龍、王皆不見。歸已暮矣。得吉兒十七書，云夏處索債甚多，伊擬在館一二年望超委，上月名列第二，館長同年吳公頗許之，陳方伯不允州判署縣。豈本有此例乎？如有，則陳不能久在彼，雖禁止，可變通。欲辦注册，將詢黃惺甫如何辦法，並託程海年轉找蘇吏房。俟寄捐照來，再爲設法。

初五（二日）

又得吉兒信，云差事可望，大抵是統捐。予謂此等差事無益，不若且俟一二年得超委，能委州縣更好。陳方伯雖云此風不可長，彼亦何能久不動？若得此差無益，又恐辦法不妥，擬作一函止之。注册事，有黃某曾爲蓉墅辦事，小鶴識其人，忘其字，將來可託，志之。

初六（三日）

寫信致吉兒。俄而得吉兒信，云得俞函即投去，見面但詢在館許久，旋着人來問住址，將寫回信，統捐差事可望，乃周玉山方伯之子所說。有宜黃之信，云其地頗好，距省三百餘里，亦須下委乃可定局。傳得二處差。

初七（四日）

何幼伊函來，請作但公壽文。令開節略送來，諸梁一序多是空談，然此公本無多政績，予亦

知之。何云作整、散兩篇，用中丞口氣，姑試爲之。

初八（五日）

作二篇成。陳璞山來，言學堂需人，予薦彝仲。伊亦知其不能速至，欲先請蓉墅代辦，答以將專人去。俞秩華來，云已到師範館脩理，二月初三必上學。晉撫二月底到，中丞乃行。

初九（六日）

將二篇序文錄出，改正。飯後出門，到但公處，請見，略談。予不能不送一聯。云璞老處告以專人往。到周宅成服，乃知蔭生已歸，將合葬，而未定期。到汪宅，聞外孫病危，何祥女不幸如是？甚爲快快。到秩華、鏡青處，均不晤，乃歸。秩華與熊笛樓晚來，談及小學，意欲整頓，將人更換，奈公事尚未到縣，必轉藩、臬、鹽道，不知何爲？始云無恩科，忽又有之。正科併入下科，不知何意？聞香帥實任兩江，魏到兩廣，江西德放陳章。

初十（七日）

將壽文錄出。飯後到汪宅拜壽，並至璞老、何公兩處，皆未晤。蓉墅來信應允，乃將原信交陳處，壽文交何處。歸而順循至，云祭酒欲予住館。予固可行，特不知辦法如何。劍丞信來，云三省學堂生徒九百人，欲薦予及吉兒爲總、分教。香帥若實任，學堂或能成也。

十一（八日）

到馮家沖拜墓，又到龍駒塘拜三叔父墓。遂往八吉沖，見二叔父步履不健，飯量不加，咳嗽吐痰。以家用日艱，欲移住馮家沖，借租穀六十石。此不言坼公而無異於坼，鄉下人所告也。弁卿同往，宿一夜，彼聞之。夜雪。

十二（九日）

雪不大。飯後入城。見譚函尚在，陳來二次，乃使人送去。寫信二帋與吉兒，未知已得差否。

十三（十日）

早得陳佩衡信，乃兄薦予通道汪錦端處，汪升運司，聘脩《長蘆鹽法志》，月可百金，屬即回復，辭以須辭此間兩處。往伯鈞處，不置可否。稚華變改，伊亦爲難。學堂司道皆有權，亦不易辦。往祭酒處，以爲不宜辭，且陳信云大約月可百金，亦未下關，不宜遽往；中丞意不可逆，渠二月半將去矣。往順循處，已回潭。往璞老處，云已見何、譚，關即送，學堂虧四千金，不可不節，分校且緩。稚華欲改，誠難。往佩衡處，告以祭酒之說〔一〕。云再致函乃兄，問明脩究多少，已否下

〔一〕「告」，原誤作「往」，據文義改。

聘。二月半有復音再酌，彼時山陰去，或易辭。順循亦二月半行，彼來當與調侃。予以未定，不便立言，即不致書，託彼轉達。歸而汪姨太先至，以家事相商。馮家沖龍來過後，致書夏氏喬梓。萬篋辭歸江右，即以付之。夜月甚佳，以爲必有上元，夜半雷雨。

十四（十一日）

雨不止。送但公壽聯云：「清德傳家，東京分郡；福星照世，南極增輝。」耳東處思得一法，彼若能爲設法求保特科，藉此脫身，亦不與試。不便自道，致書乃弟家信代言。佩衡復書，云已如此寄去。明知不行，不過盡人事以塞彼口而已。報列大冢宰保三十三人，而不及我，諸公之意可知。復劍丞一函，告以現在局面。彼若能於南皮力薦，南皮來聘，人必不敢強留，以各封疆皆畏南皮故也。念循復書，其子已於初十殤矣。祥女之命至此，彼猶與爭，不使歸寧，傷哉！

十五（十二日）

到但處祝壽，閉門不納。歸爲裕隆書牌。錢碩人來，詢及江南學堂辦法，云教科書一面繙譯，一面講授；堂上立粉牌，可以寫記；講時可以略歇，亦可問難，非四小時必一氣說。稚華來，問之亦同。彼聞欲辭，來勸，且留善學。算學，何將聘李某，仍擬廿日上學。師範史學將聘黃山，圖畫、體操聘周某，尚不肯就。格致、化學聘武備學堂教習張某兼領。俞壽丞云武備開學，即可兼。張同邑人也。周紱延來，云已調師範學。孟萊來謝，告以外孫之耗。璞老來，問蓉墅關尚

未下。稚華云何擬用彝仲名，小泉已到譚處致意矣。上元不晴，大煞風景。萬簾明日行，再致信吉兒，達壻，寄臘菜一簍。佩衡函薦黃才甫，未必行。

十六（十三日）

早起，送祖。飯後到述卿處。幹庭送文字，批改一過。八吉沖又有信來，沈獻廷未到。有丁福亭者，云秩華許彼師範管賬，屬函催之。

十七（十四日）

毛懷德來，付以《元和郡縣志》一本，又《隸釋》、《說文繫傳》共十二本，使其裝釘、印書，《駢文》百部，《自課文》、《孝經》、《今尚書》各五十部，須毛邊八十刀，屬代買，又長價，已還現錢十五元，要合百八十一刀矣。飯後帶八吉沖信到府正街，示介卿，伊云公不可動。同到史家坡，下午歸。徐友夔來，云將會試，屬嵯生來附課，節送十六金，約來上學。沈獻廷到城，代達叔意，屬代致書子漁及張五先生。

十八（十五日）

雨。已復八吉沖矣，未來取信。予思不如作兄弟公信回復，以免專責之我，再寫過一函，付諸弟一觀再發。昨晚竟有賊，將予所書「何規履架，廣學甄微」門對盜去，殊屬可惡。閱報，言大公主開辦女學，似有開通之機。委刑尚榮慶爲管學大臣，更滋牽制之弊。上海開愛國彩票，盡收

各票，似可以一利權。魏午帥將過湘，則香帥實授之說不確。余堯衢升荆宜道矣。君華來，買洋書數種，云地圖極佳。石泉來，云出洋學生有一人不去，欲求補入，行期已近，欲不告家。予不謂然也，許爲致順循。

十九（十六日）

晴。致順循一函。俞慤人來，云二月行。幹庭來，亦云二月半行，乃兄茂松送去，以所改文付之。伊又送文一篇來，爲之改正。毛懷德買昏來，毛邊八十刀，洋十五元，又錢八百，比去冬又加二分矣。同到瞿宅布置一切。昏不就裁，大者只四裁，餘昏可供小兒書耳。怡仲關已送來。高等學堂未請上學，殆教習未到乎？閱《滿洲旅行記》，爲之太息。此書將購一冊，石泉云陳處有《新廣東》，並志之。獻廷來，付以《中國魂》，催寫四川信。

二十（十七日）

晴。寫周吟樵夫人挽聯。石泉來，云有人出二百元爲出洋費，勸以錢不足，未必一年後即可賺錢，且不告父母，非孝也。彼意終快快，所薦張繼卿來上學，歐勁剛已到，亦接來上學。劉國鈞至，始知高等亦在脩理，初三尚來不及，恐須月半後。高等定章，須生、監。陳觀察許助，尚不穀。現有七十餘人。呂、蘇並不曾上堂講，只看日記。予寧批改，難於講也。師範初三上學，行李可發彼處。陳來請，明日再去。袁叔瑜約明日十點鐘來談。

廿一（十八日）

待叔瑜，至午刻不來，乃出門。往徐友夔、俞可人處，不晤。到塘灣，見居停，云請我無他，蔡伯浩爲頌年長女說媒，旋聞將聘兆槐之子，已作罷論。幹庭二月半去，到河南秋試，即歸娶，再挈眷入京。到陳立德堂，問石泉已上學，買洋書三種。到師範館，正脩理，屋亦太小。中峰欲買黎家坡林宅。聞有電准開缺，未知新任如何。師範附小學，劉柱臣教習，額四十名，每年十六千，並衣、鞋、筆、墨在內，較善學更便，不知汪、黃能入否。善學分教鄭藻字少華，乃李質堂家設小學教習，可以兼領，日上堂。算學李某將下關，稽查將更換伯鈞子經畬。到館，見面，丁福亭亦在。吃飯。住房小，頗黑。我去後，順循旋至，我往又未晤。曾曉霆未來，局刻游學生書將索之。達卿生日，到彼抹牌，聽戲，三鼓後歸。

廿二（十九日）

祥女昨來，今日始見。見其更瘦，譬解之。伊意欲爲念循置一人，如意誠，當告允忱行之。問受明之女已於昨夜逝矣。得人日吉兒信，云宜黃爲人奪，安遠遠，不欲去，看新昌、瑞昌如何，不得則謀支應，得之月可四十金。夏宅將典，不可久居。達三吃煙事發，夫妻反目，真不知我家女命何以皆如此也！于秉郇父死，明日成服，擬挽聯云：「祝延已過杖鳩年，仙馭俄催，真返應歸神木島；教子早登苹鹿選，公車未發，著終無憾蓼莪詩。」周翼斌來求湘潭送入師範，石泉求送武

備學生，許再致函順循。譚次虎求薦學堂事。黃躬父來信，亦求事。乃翁老病，非復從前之健，何能遠出？復書辭之。是日陪先生。獻廷、述卿至。

廿三（二十日）

致書順循。閱《王安石新政論》，大可爲古人吐氣。陳璞老約到善城隍，爲天妃宮事。午後往，云脩理須一千多串，無從出，恐募化不易也。是日晴，復雨。勁剛總不到館，不知何事。蓉墅來城。

廿四（二十一日）

得吉兒信二函，安遠已下札，復云小縣不委。如此辦事，真如兒戲。既遠且苦，不委亦好，復函告之。陳舫仙主人祠，有知單來，特往一轉。見履謙，云乃姪亦出洋，竟開通矣。聞石泉決去。周翼斌求人師範，順循回信不行。又與凌駿求人湖北文普通學校，懇致余太守書，允之。念循來，即將往醴陵，祥女恐亦不能留矣。嫁女如此，令人浩歎！

廿五（二十二日）

致書余公，又致達壻、金女二函，發去。與念循到織機巷，慰藉四太親母。到秉郇處吊唁。到蓉墅處，不晤。見伯卿，略談。到陳家，見居停喬梓。現無人回江右，王三昨已行矣。刷印書籍，始知《孝經疏》缺二板，尚可補刊；《駢文》全未來，似夏府本未發之故，豈幹臣以爲彼刻，不與

我耶？予前欲補刊《駢文》一卷，若全翻刻，則百竿外矣。致書問夏家再說。餘昏擬多印《自課文》，再借《日記》印之。日新問價，當可售也。吉人信云去年阻議，即小宜、少村亦爲彼離間，二人本不甚合，尚無怪也，予與彼無嫌，乃前則推尊誤我，今又欲賣我以示異，豈非聳人百尺樓上，掇將梯子去乎？世道如斯，可歎！以是知兩漢風俗之不可及也。

廿六（二十三日）

微雨。欲出門，且到鹿泉處，不果。夜眠屢有冷氣一口，或由鼻入，或由口入，驚醒，前忘問之，豈寒重所致耶？石泉來，云行期已定明日，乃翁來書阻之不顧。唐嵯生來，執贄二金。其形狀大不如前，似有煙霞之癖，可惜。彭三嫂至，云廉泉未愈，又不信醫。蓉墅來，云秩華言教事須遵定章，以日上講堂爲難。鄭已下關，一百金，並請體操，已將利權收回歸官，尚可有所爲。汪家請廿八，須一往。寫對與挽聯。憶前在幹庭處見《漢口日報》，無甚高論，殆鑒於前《漢報》耶？紀事亦誤，云善化學堂因經費不足，收學費貳元，所聘教習爲革職主事皮淥門。此去年事，已爲失晨之雞，而又皆不合也。幹庭處借來《日記》板。伊託做挽聯，擬一首云〔一〕：「封翁鄉耄享高年，教子有方，食報已登仙桂籍；哲嗣春官遲上計，養親終老，銜哀無恨蓼莪詩。」

〔一〕「二云」，原在「擬」上，據文義移。

廿七（二十四日）

飯後擬到鹿泉處請，彼云必來，天又將雨，遂不往。到對門看印書，《孝經疏》缺板已找出，惟《駢文》板未來，無書可印，只得即將《日記》印七十部矣。曾曉霆來，云已不在報館，屬將《蒙學歌訣》板送來自印。秩華來找勁剛，我知必爲學堂事，出見之，彼果談及此事。勁剛終日不落屋，去心人難留，只好允以自由。秩華云孫世兄儘入學堂，慶孫可去〔一〕，譽孫太小，與二媳議，即請甸侯教之。閱報，三叉磯、水陸洲、湘潭十三總皆須開馬頭。

廿八（二十五日）

晴。石泉來，云乃翁來，必不允出洋，已作罷論，求送入武備學堂。此須歸縣送，將來託縣與俞壽丞代謀之。午後到對門，又發昏二十五刀，印《尚書大傳》。《日記》板不缺，百卅九塊，可印七十部。往師範館薦次虎，不行。見黃山所擬史學章程。胡仁山又有信來，云將另請陳鼎，已與館長商定。聞湘潭陳鼎已死，豈即伯商耶？見劉柱臣，教習、監督皆兼之，恐未必能行。小學初十外方能開辦，擬帶慶孫去試試。到鹿泉處立方，仍用熱藥，云夜有冷氣是心腎不交，腎氣不納。到述貞親家處，告以欲請甸侯來教譽孫，答以可到彼處。到汪宅，老五不來。李夥跋扈，不知楊、

〔一〕「孫」，原誤作「堂」，據文義改。

劉諸人如何處置？

廿九（二十六日）

擬講經學家法章程數條，自漢及今，大旨略具。幹庭送文及日記來，爲批改之。聞允忱來，即將往醴，祥女不能久留。翁家明日即行，再寄一信。日中天黑，雷雨，俄而復晴。云擊一老婦人，七十老婆何足誅乎？

二月

初一（二十七日）

寫信，仍送郵局，以翁家不報信，不欲託之也。勁剛託撰湯公廟楹聯，並爲之書。陶慰慈來，云女學堂已寫費數千元，可成。石泉來，所言皆主開通，但望暢行無阻力耳。邑侯着人來詢譚住址，云初六日上學。師範館未來請，豈將改期耶？石泉來，談至中夜。

初二（二十八日）

致正卿一函。爲湯公廟做對聯，並書之。楊六來，余貴要跟官，從譚蓉墅去。君華與乃姪來考甄別，借其《西史綱目》觀之。此書聞有木板，將購一冊。顏太守來拜，云明日上學，一點鐘到，

中丞自來。新撫到在月底、月初。太尊爲提調，人尚健，未衰也。聞但、夏諸公畏新撫嚴，皆思去，未知確否。師範教習有黃、周、單、陶，陳鼎之說不確。蕭詩蓀來，云乃弟禮耕，少穆勸以到師範肄業，科場後再出洋。少穆亦將人都引見，不辦礦事矣。詩蓀問有信致伯嚴否，草一函付之。

初三（三月一日）

晴。檢點行裝，俟午入館。學宮不發知單，請祀文昌，豈諸公與予有異意乎？如此遷怒，則大可笑，亦非予所畏也。午後到館。中丞未到，先見方伯、廉訪。聞繼與湖北朱鹽道對調，朱乃南皮戚，回避也。黃鹿生、許葵園、徐韻士三教習到。祀孔子後，賓主相見，生徒拜見。禮畢，遂歸。祥女上船，予不及送。是日甄別，「范升請與周黨坐雲臺之上，試圖國之道論」，擬作一篇。報列新撫趙請停山西科舉，云科舉與學堂無並行之理，中肯之至，不知政府見之何如？

初四（二日）

飯後到師範館，將擔子取回。秩華云房子迫狹，可住高等。予以孫兒將入小學，予不住館，則彼不放心來。伊與柱臣商之，挪一屋子。開講在初十後。再約館長來，與諸教習議定課程。聞伯鈞亦病，問之，云今年有閏，將取關書改正，加增正、二月脩，即送來，甚感。高等屋亦小，不好住，已收拾一間。胡子瑞不住宿。擬初十開學也。到夏公處，不晤。見澤生，云學堂將開，即在其屋後，由大門入，每年費三竿外。出此巨款，澤生能學，乃不妄費耳。到陳，不晤。到蓉墅

處，云仍將照我去年樣，略加通變，不能空講。予云高等講三《禮》，尚不患無說，師範講家法，四年安得有許多講乎？聞總裁已放孫師及榮慶、徐會灃、張英麟，分房無湘人，恐所取未必當也。陳立德堂取《新民報》，止十七部，有七部未來。取有憑單。《新小說》到三部，取一冊。歸見九安丈來片，請到鄉。予正躊躇，小鶴云有礙，辭之不往。八吉沖又來信告急，墊付五元。陳宅請明日音樽，擬一往。書已印完，書板送幹庭處。

初五（三日）

閱《新民報》、《小說》，皆佳，但字、紙板不佳，殊傷目力。熊迪魯太夫人故，擬挽聯云：「孫周舊好締，同年廿載交孚，未得登堂拜賢母；鍾郝徽音傳，昔日三山書到，忽聞促駕召真妃。」旬侯來，言彼處開堂，乃往織機巷，及于竺珊、熊母、張太宜人三處作吊。遂至黃泥墩陳宅赴音尊席，晤黃彝伯，云幼梅將與兆懷結重親，其幼子已與蔡訂姻矣。陳云湖南將開彩票。兩學云善化可送五人到高等，但須生員，由縣考取。二鼓歸。

初六（四日）

昨在汪宅見受明家信，言汪都轉已與伯平說妥，月八十金。乃復受明一函，屬轉致伯平與都轉。刻工來，以《漢碑引經考》付之，每字八毫，數年心力，擬舍七八十竿留之世間。周渭齋子求來附課，即王乃徵壻，允之。小學堂是日上學，往一轉，則張、彭具在。算學李希益甚短小，學生

不知可肯上講堂。生徒來者三十六人。汪、俞、陳皆不到，用費無出，何幼伊云且到我署中領。蘇尚未交卸，送澈浦三人，較鳳皇劉不送一人，可謂忼慨矣。聞俞因御史有言，故乞退，已見報，將來住揚州，以子在彼，則卧游亦竈言也。將晚到陳處，幹庭十六准行。聞裁釐尚未定，各國有阻力在。夜歸，雨。李石泉來，談至夜分。

初七（五日）

雨。閱報，列師範教習名，記之：倫理、經學爲予，史學黃山，輿地寧鄉周振麟，算學黃陂許兆魁，物理安徽單啟鵬，外國語兼理科陶孝愷，體操徐繼焜，共七人。是日約館長與七人到館共議。胡仁山下帖，請未刻往。先往鹿泉處改方，再到館。六人陸續均到，黃字麓生，許字奎垣，單字翼民，陶字仲樂，矩鄰之姪。館長後到。不開點心，飢寒交迫。館長欲我住宿，讓房與我。見所定課程表，八點鐘上堂，非住宿不可。日日宣講，力恐不及，略爲俞、胡言之。歸見石泉書，屬薦武備，並薦張季卿保送高等。小鶴以爲不可無師。

初八（六日）

致函秩華，屬改間日一講，並致石泉，屬再薦人自代，石泉復日內來說。又致祭酒，祭酒復即告秩華商之，秩華未復信。閱《新民報》，足以益人智，其過火語可以駁正。聞師範館買報，朱太尊並《滬報》不敢買，可謂遠慮矣。常德朱太尊請易叡吾，安得此朱太尊與共事乎？師範文案羅